

陰符經 樂府傳聲

徐靈胎全集 十六

序

陰符贊易之書也其末章所云奇器指八卦甲子言則此書之秘不外乎八卦甲子前後所論皆所以剖明之也易之爲書雖經四聖闡發而其作用之秘妙未之及也陰符則指而名之曰五賊曰殺機曰三要曰三盜曰機在於目曰禽之制在氣果能知此數端真可以宇宙在手萬化生心而能執天之行矣此乃天地之秘聖人之所不輕言者而陰符發之然易之爲書廣大悉備隨人所見而無不具足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作陰符者所

見之易如此而易之全體又未必盡在乎此陰符所見之
易適成其爲陰符之易而已但陰符所見之易又必善讀
陰符者方可得其益不善讀則以爲易之道盡在陰符又
復誤解陰符之義竟視爲竒表險譎之書而易之道遂亡
故中篇有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此卽爲不善
讀陰符者之戒也然則讀陰符者能不視爲竒表險譎之
書而以爲發明易理之書通其微妙并能推廣其義以窮
全易之理則陰符明而易道亦明矣故云陰符爲贊易之
書也至其書之所由來或以爲本於黃帝或以爲出自戰

國或以爲唐李筌所僞托皆不可得而知其博奧精深非
得黃老之精髓者不能撰師其意者養生保命治國用兵
無所不通必指爲何人所作皆臆說也乾隆二十五年歲
在上章執徐如月下澣涸溪徐大椿序

陰符經

上篇

觀天之道

天道者天之主宰所以立也。聖人觀之者。觀天也。觀者推測而精察之則天也。體而用之則天也。

之行

天行天道之轉運所以鼓動萬物。聖人觀之者。行也。行者操持而卷舒之則天之用可握矣。聖人觀之者。行也。

之所包天之體用在我尚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五行也。五行雖

有。何事出于天之外者乎。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五行也。五行雖有。何事出于天之外者乎。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五行也。五行雖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一也。施行即易所謂裁成輔相也。施行即易所謂裁成輔相也。

之法天下之事皆天所為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宇宙包古

故不日天下而曰天也。今而言在乎手我得而操縱之萬化兼

天性人也

人者天

天性無可見生人而性即存乎人心機也人有心當其未動全無所見一

有感觸而心即於此見端所謂機也蓋心既發之後反有利害嗜慾以擾之而本心或渝惟方發之一念為最真耳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與天皆一氣之所生本無二體必能通乎天道守之勿失乃所以全乎

人之所以為人天發殺機移星易宿機不獨在人天地皆有之而機之中又有

殺機焉天之殺機動則一定之星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地宿亦將紊亂失次而反其常位

殺機動則伏處之龍蛇亦將飛騰蛻化而不安其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人之殺機動則欲建

功立業必至旋乾轉坤天人合發萬變定基天人各發而

而宇宙為之震蕩矣勢不齊或隨發隨息或息而復發紛紜擾攘無所底止若

天人同時而發則必動極思靜亂極思治萬事萬物各還其初而根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凡人之性各有偏長有從此定矣

巧處必有拙處雖聖人

不能齊一人當善用其性或巧或拙皆藏匿不
露使人不能窺則機深而我可獨用其長矣
九竅之邪

在乎三要眼耳口鼻二便謂之九竅其最要者眼耳能見

氣出入之司而已可以動靜三者動則靈機四達靜則精神火生

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至必潰木中必有火當其未

滋已槁而火性無制則其禍必起而木焚矣國中必有奸

當其未露奸無從知也至國運將危而權謀得肆則其時

已至而知之修鍊謂之聖人若能窺其理之必然察其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萬物皆天之所生故曰天生又有生

必有死其死亦天之所為故曰天殺

生之殺之此之謂道而生必有殺殺必復生乃自然之事是乃所謂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而能取

之謂盜天地生萬物而萬物人之盜萬物之中有人與旋殺之豈非萬物之盜乎萬物之分焉人非萬

物無以資其飲食器用然因之以長其嗜欲而沉溺喪生豈非人之盜乎人萬物之盜人無以

遂其生育長茂然供人之資取則不免於戕害豈非萬物之盜乎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者

之盜無過時不及乖戾錯誤之患而各得其宜則相尅之中即寓相生之理循環無端各安其位而無不適之事所

謂天地位而萬物育也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安化此二句古語也

引之以証上文之義言飲食若得其時則人之精神和粹而百體舒泰動作若合乎機則事理順序而萬物康寧所

謂三才既安者也人知其神不知其神之所以神天下之人但見體道

者之功效以為神妙而不知其所由致神妙之術全在日知三盜生殺之理而能錯置得宜故無往而不安也

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之行必有常數所以月之大小

一定而不爽而朔望可齊聖人推而測之觀其道而執其行動不違時而事功易立更神而明之智無不周也其

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三盜之用皆在將動未動之間若一發之後則不可復制

矣但此時形迹未露孰能見之孰能知之者乎

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雖機

不易知而求知者各有其人如其人而君子歟修身俟命待時而動即明哲保身之術也如其人而小人歟則恃才妄作違時而逞適足以喪其身而已是則君子之得乃為真得小人之得自以為得而與道正相及也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

喪其一官則一官反能勝人

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絕利欲之一源則心併於一而精明有加其益勝於從師十倍猶瞽者之

精神并於聽聾者之精神并於視也若更能思之又思再

三反覆至於晝夜無間則專純之至勝於從師萬倍矣所

謂能自得 **心生於物死於物** 天下無物則人無所用其心

師者也 **亂是也** 故心必因物而生然欲動 **機在於目** 心不能與物

情勝事劇神勞則心又因物而死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

形而後心隨之而動故物與 **風莫不蠢然** 天之生物聽其自生自長未嘗有意加恩然

心交之際惟目為最要也 **者乎** 即如迅雷烈風乃天地陽氣所發振蕩奮疾豈欲加

德於萬物而為之乃萬物當之者莫不恐懼動搖而生長

茂達之機更復蠢然而動 **非大恩** 即在無恩中耶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一物有一

人之至樂者其性必寬裕優容至靜者其性 **天之至私用**

必縝密峻潔此自然之情不容勉強者也 **之至公禽之制在炁** 天之於萬物栽培傾覆萬存不齊似

乎各有私焉其實栽培傾覆之故皆

萬物自取之天不過因物付物而已其實則至公也而其
統御之法則惟一氣爲之如春生夏長秋斂冬藏不外乎

一氣之轉旋也禽與擒通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萬物生必有死則
必有生則死乃生之根也上句指一物言下句統衆物言

蓋生者無有不死死者不可復生所謂生之根者謂此死
而彼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人之相接有恩必有有害有害必

生也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有恩從未有一於恩害者情勢
也然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世之愚人以爲

理者其人必聖人我以為天地之文理不可得而見天地
運行之時物顯然可知能知之者即為哲人哲即聖也時

物文理即上文天之義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
至私以下數句之義

期聖我以不奇期聖天下之人各逞其私毫無成見或以
聖人為迂濶執滯不免於愚或以聖

人為神化機巧不免於奇我以為聖人實能
體察天地成就萬物不但不愚并不奇也

故曰沉水入

火自取滅亡聖人不愚不奇人則非愚即奇蓋自恃其知

根猶之自投於水火之中其滅亡為可必也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萬物

地所生而天地又為道之所生其道即所謂自然之道也

道之為體淵然莫測寂然不動乃至靜而無為者也惟其

至靜所以無所不包而凡屬有形有氣者皆從此出盈天地之間皆道之所充塞矣天地之道浸故

陰陽勝者下過陰陽二端而已二端在天地之間無終歲

兩平之理必迭為消長而後歲功成而其消長之法又非

驟盛驟衰者也必由微至著漸次增積至極盛而後向衰

如冬至一陽生至四月而陽極夏至一陰生至十月而陰極即此義也陰陽相推而變化順

矣陰極陽生陽極陰生所謂相推也由

此四時行萬物生所謂變化順也是故聖人知自然

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以上皆自然之道聖人心通而神會之知天下之事不能出其範圍

從而裁成

輔相之

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自然之道靜故又名至靜之道其體無形

無象雖至精至微如律歷之法尚不離于器數之迹終不能與道契合而無背也

爰有奇器是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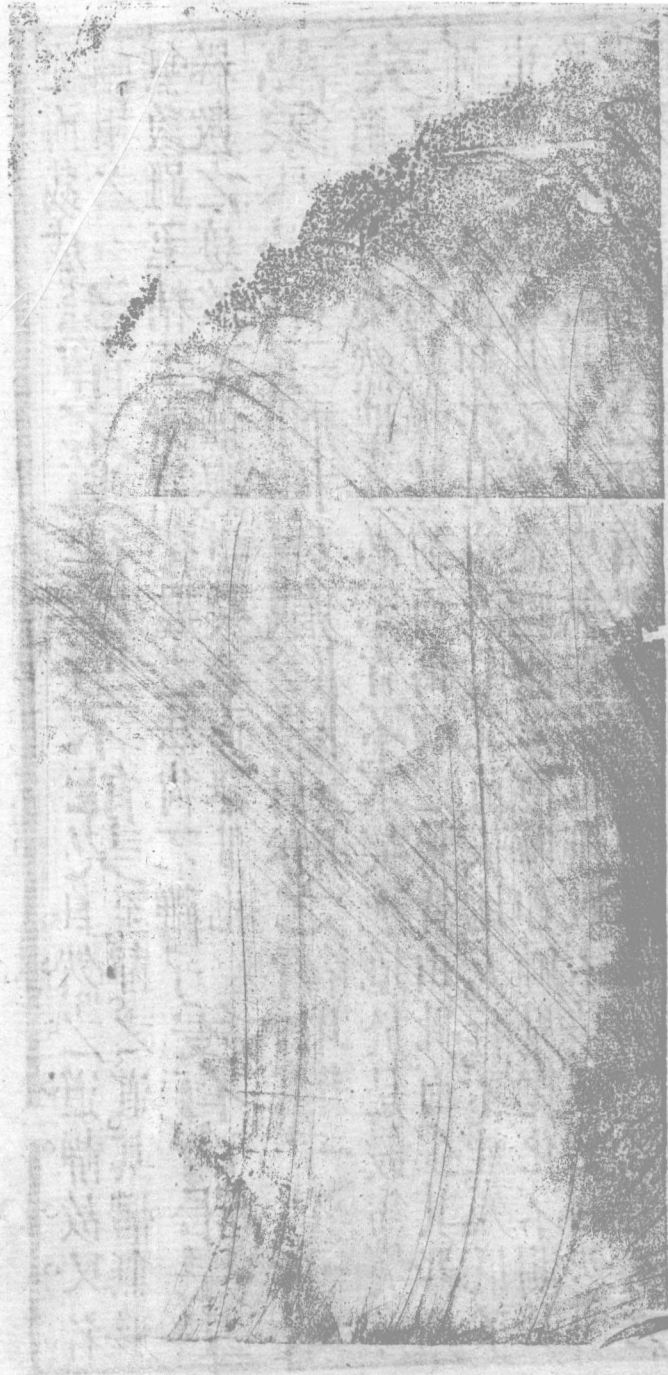
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

矣道不可契然聖人必不肯不求契乎道於是設為契道之奇器焉其操甚約而萬物之象皆由此而生其器維

何所謂八卦甲子是也八卦立而天地五行不能外甲子定而歲時日月不能違雖靈妙隱晦如神鬼變化不測若

陰陽而八卦甲子之中無理不包無數不該其義昭然明晰使人若有象之可循然後律歷所不能契者已無微之

弗彰矣



序

戊辰垂春吳江涂子靈胎出其所署樂府傳聲視
乎且屬序爲序余北知音者烏思以序涂子之書
雖然竊類有所質焉夫古樂之亡久矣然有不得
而止者存則聲足以故謂今樂非即古樂則可謂
今樂之聲非即古樂之聲則大不可何也樂有今
古之異聲無異也無異而古樂止請謁其故管賓
牟賈以致右憲左爲非武聖聲淫及商爲非荅音
以有司失其傳也夫古聖王之樂刻于四術甲教
成均習之庠序習之非僅學之有司而已然猶不

免於失傳又况其徒寄之作立子口者乎周之即
衰孔子正樂石及漢初五經皆存而樂一經竟亡
制氏記鏗鏘鼓講之節樂之遺音也而時則病其
不能言義十略載周歌詩曲折若于篇樂之遺譜
也而時莫能歌若漢高帝喜楚聲且播之於安班
房中樂益而更好新聲度曲用李延年之屬显皆
不以古樂為事儒者若京房韞歌輩則惟詳求鐘
律不復致考遺聲宜古樂之終亡也魏時猶有杜
夔能歌鹿鳴文王伐檀駘冀四篇洎永嘉平不蕩
然無復遺矣雖然古樂之所亡者其曲折耳其節

奏耳聲則未有也漢魏之樂府唐不能歌而歌
詩唐之詩宋不能歌而歌詞宋之詞元不能歌而
歌西然歌曲之聲固即歌詞歌詩歌樂府之聲也
又獨非即歌南函雅頌之聲與而安得云也與故
以樂而論則三百篇存樂府存
折節奏則盡也聲而論則歌南北曲
進而歌詞歌詩歌樂府歌三百篇要亦無非此聲
故曰也者其曲折耳其節奏耳聲則自在天壤間
也自元以來有北曲有南曲而善歌者首推三吳
南曲看于南耳故視北曲尤為盛行然明之中葉